

書名 新鐫出相批評僧尼孽海一卷 清鈔本
 撰者 明 闕名 撰
 卷 冊三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43
 編號 D8624200

冊三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4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4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新鐫出相批評僧尼孽海一卷 清鈔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新鐫出相批評僧尼孽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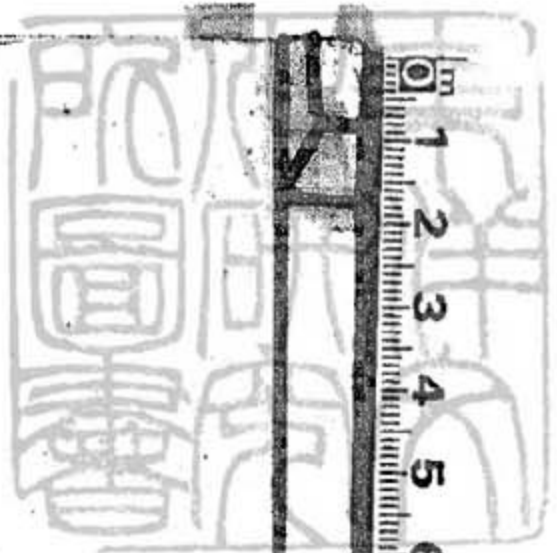
南陵風魔解元

唐伯虎

選輯



謾說僧家快樂僧家真個強梁披緇削髮乍
 光光粗出恁般模樣上禿牽連下禿下光
 賽過上光禿光光禿禿光光總是一頭和尚
 兩眼偷油老鼠雙拳釘血螞蝗鑽頭覓縫
 嬌娘露出佛牙本相淨土變成慾海袈
 伴着霓裳枉言地獄艱難當不怕閻王美



0 1 2 3 4 5 6 7 8 9 5

双紅堂
小説
143(3)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僧懷義

浮屠薛懷義，本姓馮氏，名小營，鄆人也。陽道偉岸，性淫毒，佯狂洛陽市，露其穢，千金公主聞而通之。上言小營可入侍，武后召與私，懷義更以淫藥俾其肉，具一接至通宵，不倦。后絕愛之，欲掩，點得通籍，出入使視，髮為浮屠，拜白馬寺主。詔與太平公主薛紹通昭穆，紹父事之，給廐馬。中官為騶侍，武承嗣、武三思皆尊事，惟謹。至

中書意在此



科 2034-3



是托言懷義有巧思。教使入禁中。造補闕王
求理上言。以為太宗時有羅黑。善彈琵琶。太
宗闕為給使。教宮人陛下。若以懷義有巧思
欲在宮中。馳使者。臣請闕之。庶不免宮闕。表寢
不出。明堂成。拜懷義左威衛大將軍。梁國公。尋
進拜輔國大將軍。鄂國公。令与浮屠作大雲經。
言神皇革命事。頒示天下。后。垂春秋高。善自塗
沃。亦不覺其衰也。然懷義富貴而驕。頗厭入宮。



脂燃

与后交接多。蓄子女於白馬寺。晝夜宣淫。不度
力士為僧者。滿千人。淫穢靡所不為。而略與忌
憚。會御。匠沈南璆。亦以材具善。御女得幸于后。
懷義心。愠之。遂密燒天堂及明堂。火照城中。如
昼。后大以為耻。乃与太平公主謀。使宮人有力
者。執縛撲殺之。舂車載尸。還白馬寺焚之。

良心辨見

和尚得了便宜。還要作酸。豈不速死。



募緣僧

京師人王武功，居戰佃巷，妻有美色，緣化僧過門，見而悅之，陰設挑致之策，而未得其便。會武功將赴官，淮上與婦同坐簾內，一外僕頂盒至前，曰：「聽大師傳語，縣君相別有日，與以表意，漫奉此送路。」語訖，即去。王夫婦亟啓盒看，內有肉重百枚，剖其中，藏小金牌一錢，以為誤也。復剖其他，悉然。武功作声叱婦曰：「我疑此禿朝夕。」

往來於門必有故。今果尔，即訴於府。僧無名，
及心居遽已竄逸，不可捕。独婦坐獄，造訊，但涕
泣呼天，不能答一辭。武功棄之，車車之任婦，因
繫累月，府尹以朦昧不可覓命錄付外舍，窮愁
以食，僧聞而潛歸，密覘針婦說之曰：汝今將何
如？且飲死矣。我引汝往某寺，為大衆縫紵，度日
以俟武功回心轉意如何。婦勉從其言，既往，可
入前僧之室，藏於地，穿穴，汚自如，久而稍聽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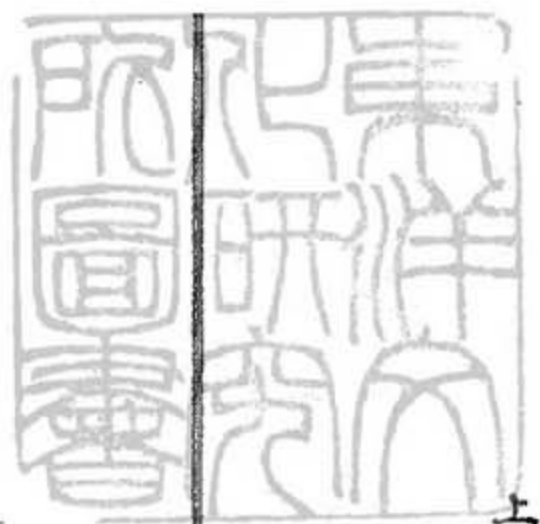
凡寺必曰地窖



出入，遂伺隙告邏卒，執僧到官，伏其辜。婦懷恨
以死。

江右一武弁，家道陵替，居城西隅，村墅寥落，往
來稀少，一女年十七歲，姿色艷靡，迥出人表。武
弁至，大旬餘，方得一子，如獲珍寶。一日武弁他
出，偶有胡僧，長幹偉軀，登門募化，自言相面，即
知生死，行法即可延年。武弁妻惑之，呼女携子，
命僧驗之。僧諶曰：小姐天上人也，當貴為后妃。

面上喜氣已動，只在二日內大喜至矣。公子
面有死氣，難過周歲，妻泣下不止。僧曰：夫人不
必憂，打掃高樓一間，待僧誦經禱仙，即可長生。
且以驗小姐之喜，臨僧言之不妄也。其妻忙灑
掃一樓，令僧禮拜。僧出，仙像張燈拜祝。時過午，
妻迨夜，命侍者邀母子禮仙。其妻與女偕往，婢
襁負其子以從。方誓首次，僧以手取糊梯置樓



上，向婢索去其子，拔出利刀將婢殺死，叱女裸
躄，女悲号祈命，僧声如乳虎，目眦皆裂，曰：吾歷
遊天下，淫若而婦人若而處女，不知教矣。何物
女子敢逆吾命？將謂吾刃不利耶？即縛母妹，女
以淫將刀削去女髮，欲携而遁去。會武弁歸射
殺之，尤傷其子一臂，女媿謚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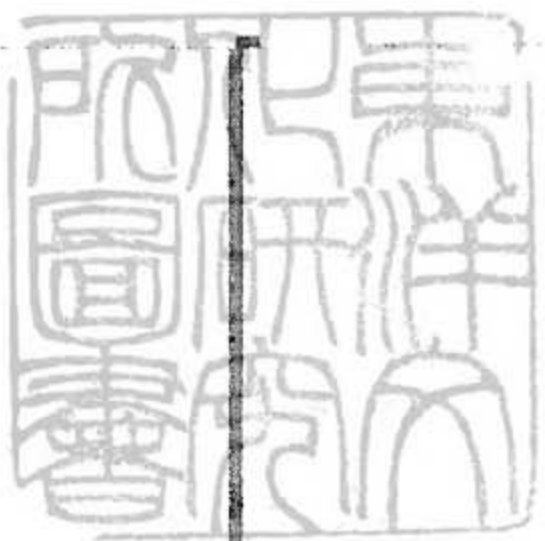


毘林僧

毘林僧事母至孝。家既貧。兼侍。取置丈室。一日。稱母暴亡。時當暑月。即治棺收殮。并致厠僕之舍。終夕備嘗哭泣。將以次早出殯。時有寓客張某。自新安歸。携一娼女趙壽兒。末。趙有色藝。張待之。不能滿欲。是夜忽失之。以為逃去。經廨官立賞捕緝。其子弟云。寺僧自言徽州人。与壽兒接談。壽兒每以見僧母為詞。省之意。其竊去而

榕林是日到不
口元

詐云母已耳後三日果有人告僧母原不死乃
僧赴黃昏時候裝着青兒就木然後呼許匠分
什馬叩之如所言僧与青兒至郡庭太守莫伯
虛囚諸獄荷枷掠訊僧受杖毀度牒為民青兒
乞免罪願報事樂藉中理椽以其勝諸妓亦為
懇請太守不聽竟趙之錄付身僧作輩連坐者
十餘人



鄆縣僧

寧王嘗獵于鄆縣界披林忽見草中一櫃扁鑰
甚固發視之乃一少女也詢其亦自女言姓莫
氏父亦曾任昨夜遇一夥賊中有二人是僧劫
其至此令喚士可治慙橫生王驚悅之遂載以
浚乘時方獲一生熊命置櫃中如日鎖之值上
方求極色王以莫氏衣冠女子即日表進之且
具亦由上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府奏鄆縣界

妙極巧也

快人之甚

飯店有僧二人以万钱独赁房。一日夜言作法事。惟一樵入店中。夜深闻鼾声。有声店主怪。日出不啓门。撤户视之。有熊衝人走去。二僧已死。牀骨悉露。上知之大笑。書寧王大哥哥善能。安置此僧也。莫氏善为新声。当时号莫才人。嚙女子。是熊之柔者。两僧造化撞得生熊。到死得急捷。没床席债。



水雲寺僧

洪熙間、閩中嶺上有一寺曰水雲寺。殿宇軒昂。禪房幽雅。士民遊觀者。無不噴心悅目。寺內和尚甚多。皆是貪淫濁惡。徒不曉得持律守戒。這許多和尚。日夜計較。要得良人家婦女。自來就彼淫媾。省得神趣。調情招實。惹禍乃倡言本寺有赤脚禿頭仙。顯異顯聖。凡婦人與子者。沐浴齋戒三日。齎香詣寺設醮。淨身就殿寢宿。一

較計果入巧

宵。魚不壞喜。乃于方丈東邊。整理精室三間。大
柱高竦。畫棟離梁。中塑赤脚禿頭仙。金身一尊。
側立麟兒。桂子等像。四壁碑石。砌築堅固。止開
大門二扇。餘無一點罅隙。傍設數張牙床。錦帳。
綉褥。花裯。若有婦人來求嗣者。自己已在內拴閉。
丈夫又封鎖外門。方纔就寢。中夜感得仙來。送
子。自然十月滿足。分娩得慶。于是。一人傳兩。
人傳三人。都說道。水雲寺赤脚禿頭仙。靈感



無比。殊不知和尚將殿中柱頭。剗空口轉。藏躲
在內。待婦人裸躰就寢。約至黃昏時分。他便輕
輕推轉柱頭。吹滅案前燈燭。走出來。摸到床上。
与婦人雲雨。那婦人在黑暗中。聽得些兒响動
之聲。只說是禿頭仙送子与他。祖身向上。以齒
捧接其子。誰知和尚玉莖雄健。妙藥調傳。將婦
人搂抱起來。一鎗挺入。緩緩抽撤。尽根沒腦。婦
人遍躰酥暈。暢美不能言。謂真是禿頭仙与之。

交合也。戰久而罷。精溢于席。始有可疑。然為導
氣衝貫。沉冥睡去。斯時也。前來和尚。款步下牀。
柱內又轉輸出一個和尚來。這和尚等候許久。
聽得那和尚与婦人說。美顏狂。陽精早已出戶。
莖軟不能如前僧之挺入。乃慢慢挨近婦身。撫
摩其北。以待玉莖剛硬。婦人驚醒。不敢聲言。心
中暗喜。若非真仙。如何方終了事。又硬得起來。
急。舉股湊之。其玉莖已直抵至根矣。抽徹推



送。愈覺妙甚。至雞鳴。方已。婦人被其騶弄一
夜。身軀倦憊。睡至天曙。尚未甦醒。直俟家中人
來。開去封鎖。方始伸眉擡眼。竊喜從來。遇此佳
趣。今宵得意。豈不懷孕。婦与與子者。道及禿頭
仙雲雨之事。婦与皆以為真仙降臨。是以求嗣
者。源与而來。寺前轎馬不斷。往拜已及年餘。並
與一人寬察。有蔡和府者。新蒞閩中。聞知此說。
大不肯信。曰。子息有無。皆在于命。豈有奇戒。扇

寺便可感動仙家送子之理。一日往看此寺，果見佛像金光曜日，香烟靄郁侵衣。公便喚幾個老和尚問之曰：汝寺中求子得子，真耶？假耶？和尚曰：這是真事，豈敢誑言。公曰：我看此殿此像，俱是新塑造的，不知當時如何與造起耳。和尚曰：昔年有一個遊僧，睡在大殿夜間，夢見這仙人對他說：故此闍寺僧人擇日興工，不想果有冥驗，所以求子者絡繹不絕。公笑而不言，隨即



回府，心中只是不信。次日分付差人去看美貌妓女，喚一名朱，妓女赴臺。公叫近案前，輕々分付他去水雲寺中。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妓女領命，隨便更換服飾，前往寺中，便說求嗣。建熙齋宿未及一更，果有一禿頭近牀，將妓女樓抱雲。兩妓女漸々暈去，驚心甦醒轉來，依蔡公之言，將胭脂搽其肘腋之下，已而連有三禿頭來，纏得妓女一夜不眠。五更就起，不待梳洗而歸，將

夜間雲雨等事。細細稟知蔡公。公笑曰。我道決
與此理。今果必矣。即時帶一哨軍兵。將水雲寺
圍住。圍定。嚇得許多和尚。魂飛魄散。竟不知禍
從何來。軍兵滿寺搜捉。細細。不啻一個。公遂名
点過。叫皂隸着腋下。有胭脂的。放在一邊。與胭
脂的。放在一邊。于中四個。果有胭脂塗在腋下。
公怒罵曰。你這死禿頭。敢造作神像。污穢良家
婦女。罪惡滔天。豈容汝。分付加刑拷打。這些



和尚只得招認。委是衆僧將求嗣殿中柱頭刻
空。旋入与婦人雲雨。便說禿頭仙是實。公乃判
曰。着得水雲寺僧。淫欲迷心。實惡極。伴說建
醮求嗣。勾引愚民。駕言禿仙送子。騁戲良婦。屋
柱雕空。計巧。房門封鎖。謀奸。轉輸。果是禿頭
來到。玉莖動真。如羅漢降臨。白練被縶。樹水終
身難漸去。黑窟遭玷。神機沒齒不能言。是以反
扮妓女作良家。謬託求兒宿禪院。以胭脂塗其

服。東來僧神酣與發之時，統精壯搜其根，得衆
髡剝。柱藏身之計，悉跡昭々見在。胭脂点々可
憑粉其骨，碎其屍，充不足以謝滔天之罪，并其
巢穴其院，庶幾可以清大地之塵。判訖，放火將
水雲寺焚成灰燼。其衆和尚有受刑不過而死，
俱拋擲于万人坑中。其未死者，衆首示衆。

閩寺僧

西吳許字遠，万曆乙未歲，巡撫八閩，時閩中一



山寺素稱灵异，凡官族姬妾以求嗣至者，阖扉
守鑰，独宿殿中，夜有怪服真人，与合，遂得娠。屢
往屢驗，莫窺其詐。許公聞而心疑之，覓一妓作
良人婦，往宿，誡之曰：「夜如有遇，可偵，亦從，未及
心，自往，頭上潛以煤記之。」妓如其言，見一僧送
鐵鉢，滿團，下，鋒衣而出，淫之，復入，蓋僧通竅，殿
中，以蒲團覆之，衆莫覺也。許公次日昧爽，突至
寺中，衆僧長跏趺迎謁，公俱命去其僧帽，見一黑

頂者。王榜鞠之。得其狀。遂焚寺而屠僧焉。

嘉興精嚴寺僧

精嚴寺。嘉興大利也。僧造一殿。中塑大仙。詭言婦人與子者。祈禱於此。独宿一宵。即有子。殿門令其家人自封鎖。蓋僧于房中穴地道。直通佛腹。穿頂而出。夜。子婦人合。婦人驚問。則曰。我是仙州人之婦。多陷其術。次日不敢言。有仕族妻亦往求嗣。中夜僧忽造前。既不能免。即瞞其鼻。



僧去。翊日其家遣人遍於寺中。物色見一僧。卧以被。輒面揭而視之。果有傷。掩捕。閩官。購韓彦吉子師直為郡將。流其僧。廢其寺。

一個好世界。添出許多雜種。

和尚吃了十方齋供。住了十方房屋。只少一個妻小。如今思量做此勾當。可見和尚之狠惡。奈何士紳。尤敬重之。



奉先寺僧

京城南奉先寺、宮人葬處也。嘗寒食祠事、庖人
夜切肉、或自幕外引手入、攫食大臠者、舉刀斫
之、即疾走踰垣而去。取火燭視、漉血滿道。驚告
同輩、相率白太官令章生云、去歲亦以此時、為
物標祭肉、至密買以饋。今又復然、以為人耶、其
去甚疾、以為鬼耶、乃有血跡、深可怪。請物色追
擊之、乃呼集隸卒、秉燭尋血蹤以行。去寺入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業塚荒草中一徑甚微，畧有人跡，內一穴，扭與
穢，至此絕跡，遂止，記識而反，明日祀畢，竟行究
其實，鋤穴三四尺，則漸廣如窟室，傍穿地道，有
裸而據案者，取理粗惡，若異物然，細視乃婦人，
正食庖中之肉，臂上傷痕猶濕，初疑鬼，未敢近，
少定，知其無他，牽以出，室中列床几衣服，皆破
敗，無一堅者，詢其為誰，曰：我人也，姓某氏，家去
寺遠，未嫁時，僧誘我，至此，至夜由地道過其房，



与僧共寢，曉則復來此室，凡十餘年，僧忽絕不
來，地道又塞，我念以離家久，且不識路，無從可
歸，既久，自能穴土而去，遍往以近人家竊食，糊
口，浸昏昧，不省人事，夜則不覺身之去來，隨意
便到，昼則伏藏，不復知幾何歲月也，章以二言
諭廂吏，求得其家，云：父母皆在，但失女二十年，
定與存理，不欲來，家人強之至，則相視慟哭，与
之入寺，時老僧已死久，房為人徙居，尚可憶，女

家亦不淺贊究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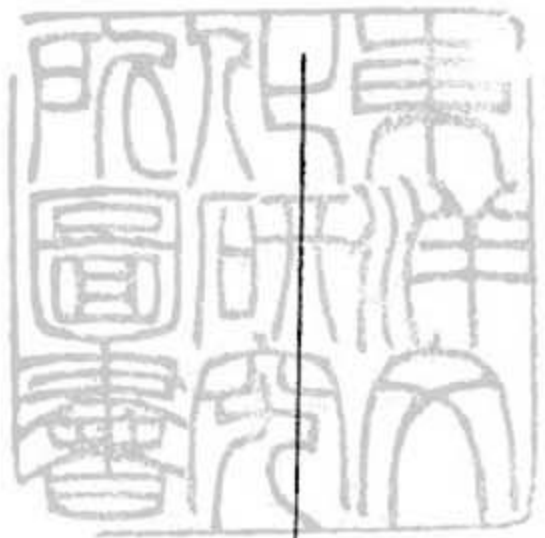
新市寺僧

寺居地不遠

建炎初中州有仕宦者踉蹌至新市變為寺居
親曰絕與穿落淒涼踪跡未有定向寺僧怒相
過存問時以餽饋酒仕宦者極感語次問其姓
則曰姓湯而仕宦之妻亦姓湯於是通譜系為
親戚而致其周旋餽遺者甚厚一日告仕宦者
曰聞金人且至合眷盍往避他處仕宦者曰某
中州人想到異鄉且未有措足之心又安有避

人家司和尙
通譜系

地可圖，僧曰：某山間有庵，血屬在焉，其處可守。於是欣然從之。即日命舟以往，虜已去。僧曰：事已少定，駐蹕之地不遠，公當速往。注授仕宦者，告以濶乏，僧於是辨舟，贈錢二百緡，使行。仕宦者曰：吾師之德於我至厚，何以為報？僧曰：既為親戚，誼當尔也。乃留其妻孥于庵中，僧為酌別，飲大醉，遂行。翌日睡寤，時日已高，起視，乃泊舟去湖中，四傍十數里，與居人，舟人語，呼之，過午。



者之使行，良久始慢，應曰：今得矣。既而取巨石磨斧，仕宦者寔知而措，叩其所以，則曰：我等与官人與涉，故相侵借，不忍下手，官人当作吞符我，訣別家眷，自為之，而尔仕宦者惶惑顧望，未忍即自引訣。舟人曰：再遲疑，恐官人不得其死也。仕宦者悲慟作吞畢，自沉于湖。時內翰汪彥章守雪川，有赴郡自首者，鞠其情實，曰：僧納仕宦之妻，酬舟人者極厚，舟人以是持僧需索百

出僧不能堪，一名中夜往，將殺之。舟人適出，其妻自內窺，見僧操斧在手，乃告其夫。舟人以是自首。汪謂僧固當死，而舟人受賂殺官，情罪俱重，難以首從論，其刑虽均可也。又仕宦妻請以亡夫誥勅，易度牒為尼，二事奏皆可。汪命獄吏救緩其死，使備受慘酷，數月然後刑之。



行脚僧

万卷浙某者性好施，每有僧至万人，積有年矣。届会期，則夫人偕往，忽因倭警戒嚴，遂將公治我事不服。惟夫人独往，忘僧至半，則一美貌少年，僮為僧，蹲踞以手捏夫人足。夫人大怒，慮激變，不敢声言，歸以告公。公震怒，翌日復有往者，僧忘至半，果見一少年僧，便詔之云：夫人勤仙事情，汝作伴，即帶僧歸。僧噉啣大哭，称冤不已。

併在何方不交
達寺可服事情

公詰之乃女子也云父為某官歸值一僧行脚
過門窺見室家之好布藏之富至晚點燭二十
餘人叔掠罄盡淫汚者屬殺其父而由母女妾
婢共七人削髮披緇為僧帶來与眾僧共樂母
不勝辱自刎死妾婢有怨言皆為僧眾相誅手
刃止以某貌美不忍即殺由以供僧眾之淫樂
日夕為心窘辱不勝困憊由自明每夕欲死
鬼誓未雪即死無益誓由殘喘以冀報寃故非



見夫人插足以鳴寃耳公不信使老姬驗之果
婦人也遂部眾往擒則逃散者大半矣公恐其
激變即籍為僧兵以禦倭被倭殺戮與雉類公
以此女嫁之良民云

南京城外僻地有婦独行探親路遇一僧逸尾
其後至向寂處乃迫婦人調之始以好語婦不
從繼以財賄婦又不從乃出刀以脅之婦懼而
從焉注畢謂婦曰我欲汝兩乳一觀即推婦仆

皇帝中，挺坐其牀，取利刃割取兩乳頭，藏聚而去，婦痛絕而甦，適兵馬巡邏過之，見婦仰臥道傍，口不能言，第举手指胸乳間，又指僧示去路。兵馬悟其故，亟追之，乃及，問其割乳頭之故，蓋以乳頭之皮包於指上，復加藥和牢，然後燒之，則指肉了不痛也，遂伏法。



鄞縣僧絳州僧

太宰某公，鄞縣人，未遇時，嘗寓一僧寺，蔬食，公家貧，僧每周以飯食，心頗德之，寓寺久，知僧有密室，人跡罕至，室有小竈，衆僧嘗抵其處，寂不為聲，惟以三指彈之，斯須竈啓，衆乃漸入，必經宿，獻飯而後返，或餽運食物，必身親其役，不以任人，公窺得之，而弗敢問也。一日，寺僧老，出赴，公戲如彈，見一女童，開竈，內有婦女十

餘輩一見屠或喜或怒或驚訝恐僧知事泄共
相攬執不之放俄而僧歸大志曰我以恩義待
君而君立心如此殆有痛寃勢不兩存請自死
公求一酌自尽僧与之酒昏醉間忽見章駭尊
者以杵投之驚起杵果在手乃絕僧曰我固即
死願出拜三宝衆僧翼公出環立左右公拜畢
即揮杵掠僧過者輒昏仆公遂馳走時山門已
扃恐衆僧追及乃奔入鐘樓下一鐘覆入地



數寸鐘有孔大僅盈股至是突入焉僧遍索方
知怪其能入出之不得擊之不能謀聚薪以焚
公舉杵奮擊鐘鎖然声吼寺故與鐘聲隣聞
而疑且見火光引梯起視得其狀鼓譟而入起
鐘出公奔訴於官寺毀僧滅

好日快法

絳州陶尚各未第時嘗肄業某僧舍一日閑遊
徑步至僧寮室見坐婦于懷亟回走僧追及
之曰君不誦昏而好遊蕩事既至此勢不俱生

乃幽之別室，迫^死自^死，陶曰：死則死矣，願得一
飽，僧許諾，退具飲食，陶覓空中，得一小石，故置
卓，令不平，僧捧麵以進，俛首穩卓，陶舉石一擊
其首而走，僧始痛，追至殿上，怒風起，香灰瞋其
目，寺外僧黨在焉，僧大呼，不得放走，陶秀才，陶
度不得脫，惶惶奔入鐘樓，夕下一鐘，覆地有年，
至則忽自起，陶乃入，鐘旋覆下，僧遍索不得，悵
快不置，不虞其在鐘內也，頃之，陶僕至，僧給已



歸，家人徧訪，弗可得，夜夢神指其處，促使出之，
比曉往視鐘，怪不之信，夕夢復如初，試集衆起
鐘，陶出，無恙，時已三日矣，訴之官，僧伏法，寺亦
廢。



江安縣僧

江安縣民婦柯氏，与夫角口，私逃回母家。母勸
諭教曰：柯氏只得轉身回去。行至半路，遇見兩
個和尚，在傍路來。揖問柯氏曰：娘子何往？柯氏
曰：我回夫家去。你出家人，问我則甚？和尚哄曰：
上宅旧路，本從此去。只是教日前路途前陷，行
人都從這邊傍路走，覺得更近我。出家人以方
便為門，所以通知娘子。柯氏曰：那個聽你這賊

先那如此快活
口是心非世界



先說說兩個和尚曰：我好心教你走路，如何罵我，俗話說得好，打情罵趣，想是娘子知道和尚有趣，故開口罵也。我寺離此不遠，娘子同去，頃要一日，然後回家未遲。柯氏再要開口時，兩個和尚扶掖其手，飛走而去，都是山僻小路，行不上二三里，至一小庵，推門而入，過了大殿，轉灣抹角，到一靜室，去處其中已有一個老和尚，同兩個婦人坐在那裏，頑耍。兩個和尚叫曰：師父

一路癡虫新地
過得狂

便三個成快活過了，我們費了許多心機，又拉得一個來，你且與舊人高坐一坐，待我兩個，盡與你交與你見。禮老和尚曰：先有吳山，後有廟，你們也不要獨吃自厨，待我先嘗一嘗滋味。總是這兩個那裡聽他說，把柯氏掙倒在椅子上，鬆了他鈕扣，褪了他綉裙，露出他那紫艷的高蓮，的物件來，兩個就歡喜得，倒爭先挺着硬，真的肉，具要毛進去。柯氏到此地位，

看得眼中火起

動又動不得。喊又沒人應。只得含羞忍淚。任他
們鼻弄。這老和尚看見了柯氏這般妙物件也。
趕身來要奪頭陣。只見那擎定柯氏的和尚。走
近前。將他堆了一跌。老和尚跌得半日爬不爬
來。他兩個恣意輪流。把柯氏弄了一会。那兩個
婦人只睜了眼睛坐着不動。也不做聲。老和尚
叫婦人曰。騷心肝物。這兩個畜生。便不仁不義。
不顧我師父。你兩個如何也不來扶我一扶。着



兩個婦人情況
堪是二瓶

我跌得好苦。一個曰。只怕跌壞了。小和尚那怕
跌殺你。這老禿驢。一個曰。我們正怪老禿驢要
搶頸刀。三個人正在那里角口。不想柯氏被兩
個弄得涎水淋漓。痴心迷。半晌開不得口。事
畢立起身來。往外面就走。兩個婦人曰。娘子你
往何處去。你來得去不得了。柯氏曰。他兩個與
已。已矣。我醜已出矣。天色晚了。要趕回家去。和
尚曰。我這仙地。是沒邊沒岸的世界。只有進來

笑話先駢

的那裡有出去的你今日遇了我兩人，便強死心搭地，跟着我們，如何就要捨了回去。況且老爬灰年紀，雖然大些，其實腰頸頗々粗硬，抽送頗々奈煩，你也畧試一試，總見我師徒們手段。柯氏只得哀懇，拜倒在地。這些和尚竟不聽他忙々打点酒食出來，勸他暢飲。兩個婦人又從傍酬他笑耍。柯氏沒柰奈何，只得慊忍住在庵中。原來這老和尚名喚明融，兩個小和尚，一

未廣婦人



個名真悟，一個名真懼。這兩個婦人，一個是老和尚拐進來的，一個是真懼拐進來的。連柯氏湊成了三對。每日每夜對兒飲酒，投壺兒歇宿。大家快活，不在話下。誰知柯氏丈夫來接柯氏，柯母曰：二日前已回去矣。其夫曰：何嘗回家。兩下爭鬧不決。具告在縣，々尹拘柯家子証，說柯氏的確回家。夫家子証，稱說柯氏委實未回。縣尹思必路上被人拐去，遂各執寧家，暗々差

人四下緝訪，不曾結案。乃柯氏素性柔順，思家心切，只是一味小心，陪伴三僧，以求我歸，再不敢一毫倔強，以許僧意。那明融双脚爛瘡，臭穢難近，兩婦俱厭惡他，不肯服侍。惟柯氏煎湯洗擦，調藥搽敷，畧不顧忌。一見沒人在面前，便哀訴。明融曰：我因夫妻相打，逃往娘家，被拐至此。丈夫若向娘家討人，必然爭訟，害我不輕。師父出家人，慈悲方便，况我竭力陪侍衆位師父，已



經多時，理放我回去。勝造七級浮圖，明融憐其哀懇，一日晚送出旧路，曰：我放你回家，你切不可說在我庵中，漏洩我庵中機密事情可也。柯氏拜謝，盍盩到家。一一与其夫說明被拐之事。其夫曰：我被你家告在縣中，幾乎何罪。今須与你見官說明，以完訟事。次日到縣，訴出被僧拐賣情由。縣尹曰：其庵何名，有何記号。柯氏曰：我不曉何名，但庵中有一魚籃觀音，我每日燒香

觀世音口感如此
為何一欄露蓮家
打殺道先聖

祝願保佑歸家、以手捻其足大指、有痕深入、便
是記号、縣尹牢記在心、時因大旱、遂出告示、不
拘庵觀寺院、大小新旧觀音聖像、俱要送來、候
本縣率衆、虔禱求雨、然後大設醮筵、送還本寺
旌幟寺僧、只要各自記号明白、以便認回、不致
混爭啓釁、不數日、觀音聖像、雲從霧合、不計其
數、縣尹率衆行香、果然霖雨沾足、乃命僧道啓
建醮筵、各自認領回去、內中果有一魚盤觀音



足大指上、有指甲捻痕、命一公差守住曰、老爺
夜夢觀音放一鯉魚于河、因騰雲下雨、此寺僧
人、另有旌幟、真悟真懼、不知其故、隨差人到縣、
縣尹曰、此觀音是汝寺中塑的乎、悟曰、是也、尹
曰、此觀音真灵、前夜夢他行雨、果是有雨、昨夜
又夢見來說、汝庵中有三個婦人、淫穢濁惡、不
願歸去、今日果有人告汝強拐婦人、汝今有何
理說、真悟真懼、硬不招認、尹令柯氏來証、乃服

罪。隨令人往搜其庵，會出兩個婦人，各令親人領去。其先僧賄差逃躲，尹再問柯氏，庵中再有何人。柯氏念老僧放已之恩，答以無矣。尹判曰：審得真悟真懼，仙口蛇心，性人面獸，不遵仙戒，恣顛狂，敢托春情，污法界，偶逢傾國，毒眼高張。一觀多嬌，神魂頓喪，熬不住慾心似火，遂行挾去之謀，豈不得色。膽如天，暗起拐來之念，空門恣色，恬然不畏三光，淨室弄壇，頃刻便忘五戒。



衲衣今作合歡被，意難報道好姻緣。數緇回是紫蒲團，可不羞殺驢和尚。笙簧洞府，既非阮肇佳期，雲雨陽臺，怎比襄王情況。不守禪規，居梵宇，難辭絞罪入刑場，判說將真悟真懼，各責四十，監囚待決。



六驢十二佛

万曆己丑冬江都令劉通陞、一夕夢遇驢六頭、
內一小驢向劉叩首、覺而疑之、思不得其故、鷄
鳴忽悟曰、是矣、是矣、妻問其故、劉述前夢、且曰、
今人罵僧、為禿驢、意者、僧作奸乎、且乘小輿出
西門、果遇大僧、令隸拘之、僧稱從來不入城市、
且與罪奈何拘我、劉詰之曰、飯尔耳、尔非薛、及
至縣內、一小僧叩首不止曰、我乃女子也、吾父

青州貢生，兩兄亦是秀才。一日此五僧來家化齋，母素佞佛，因留之齋，且誦經裒呈，令我出拜。僧見我姿色，故延至晚，曰：村中與庵觀，敢求長者家，借宿一宵，父不得已，令暫宿于門房。夜半，五僧持刀排闥而入，將父母兄嫂，并蒼頭教輩，悉皆殺死，只五歲侄避牀下得免。將我登時剃髮披緇，扶之而出。晝夜輪亥，其時我不難一死，以奉家冥，竟與由申雪耳。每日置我於僻



處，二僧監守，三僧化緣，供我衣食。離家三年，所過不入城市，目中不見官府，故隱忍以至今日。幸遇爺壘，是我報冤時也。五僧不待加刑，已伏辜矣。劉乃招詳院道，移文青州，核實得報，即寘典刑。女号泣數日，乃自盡焉。夫女不死而從僧，且隨之三年，似一淫婦人矣。及仇雪而不惜一死以謝父母，豈非從容就義者乎？

有張巡檢者，夜夢人告曰：明日有十二仙來見

汝可善待之，能為汝度先祖佑汝一生富貴，遲
明，果有十二僧來見，張甚喜，即語以夢，由歎甚
厚，次日請作醮，以度其祀，先問之曰：舟中更有
何人，請來同齋，僧曰：只二行童，由看行李，不必
去請也，張密令其子至舟相請，二行童曰：我非
行童，乃浙江天台人也，父為某官，考滿還鄉，遇
此十二和尚，劫殺一家，由我姊妹二人，扮作行
童，帶來至此，煩大官人密以此情，訴達大人，為



延慶寺僧

江南一女，名柳含春，年十六，患痘，父禱于延慶
寺，既愈，女躬往酬之，寺僧作回々偈梵語誦拉
仙前曰：江南柳嫩綠未成，陰枝小不堪攀折取，
黃鸝飛上力難禁，由与待春深，女慧慈記之，歸
以語父，々怒，訴於方谷珍，谷珍令以竹籬籠僧
投之急流中，既至，谷珍曰：我亦作一偈送汝，江
南竹巧匠作為籠，由与僧儂盛法鉢，碧波深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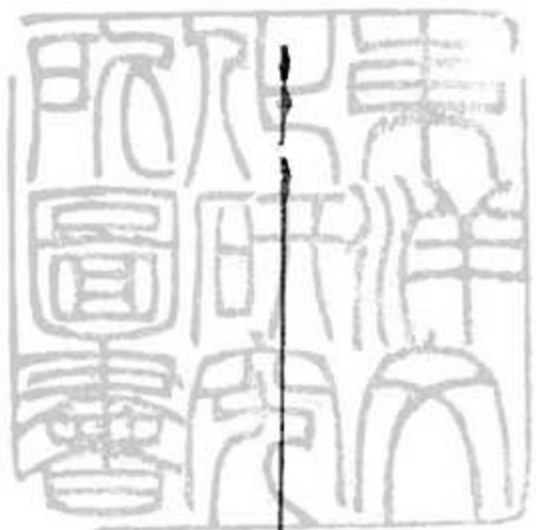


次頁一葉ハ原書ナキヲ以テ之ヲ欠ク

伴。蚊。龍。子。知。色。是。空。僧。泣。訴。曰。死。則。死。矣。再。容
一。言。谷。珍。曰。何。說。僧。曰。江。南。月。如。鑑。亦。如。鈎。如
鑑。不。臨。紅。粉。面。如。鈎。不。上。畫。簾。頭。空。自。惹。場。愁。
玲。笑。而。看。之。

姚莊寺僧

嘉興縣白大尹。得代過姚莊。訪僧勝福州。例遊
市井間。見婦人女子。皆濃粧艷飾。因問從行人
役。有答云。凡俗使然。少艾者僧之寵。下此則皆



通人所有。白遂戲題一絕于壁。云。紅々白々好。
花枝。尽。被。山。僧。折。取。歸。祇。有。野。蕪。顔。色。淺。也。未
句。惹。道。人。衣。勝。看。見。亞。命。去。之。已。盛。傳。矣。

相國寺僧

相國寺星辰院。比立澄暉以艷。始為妻。每醉自
点其胸曰。二四阿羅烟粉。秋。迦。又。沒。髻。鬢。浪。子
有房室如。未。快。活。風。流。光。前。耀。後。忽。一。少。年。踵
門。謁。暉。願。置。酒。冬。會。梵。嫂。暉。難。之。凌。晨。但。見。院

這個和尚
真不可及

牌用紙漫看曰、勅建双飛之寺

李煜遇僧

李煜在國微行娼家、遇一僧、張席、煜遂為不速之客、僧酒令、謳歌吹彈、莫不高了、見煜明俊、醜藉契、合相愛重、煜乘醉大居於壁曰、淺斟低唱、偎紅倚翠、大師鴛鴦寺、王傅持風流教法、久之僧擁妓入屏帷、煜徐步而出、僧妓竟不知、

王和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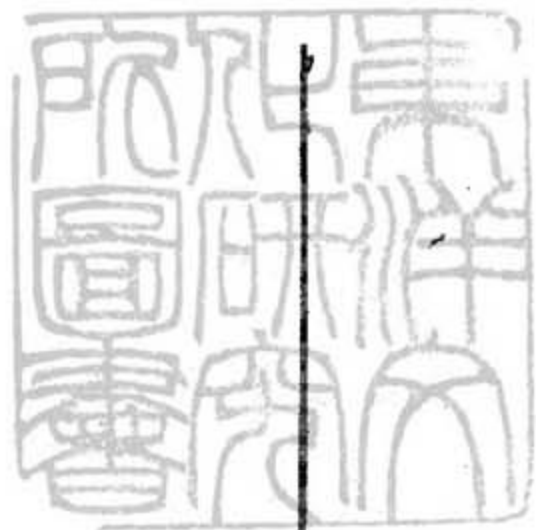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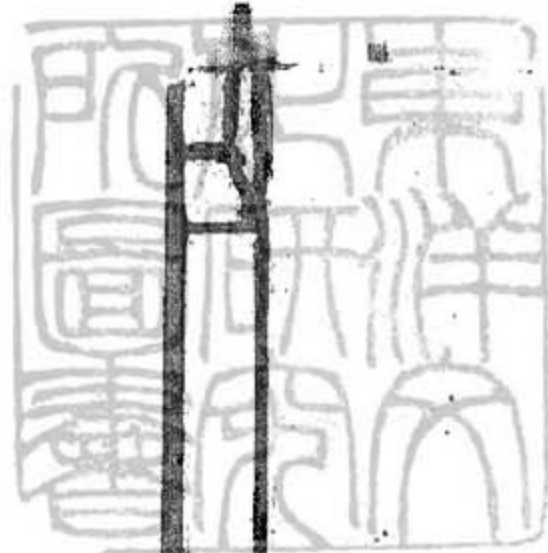
武陵民張氏嫁女、招隣里會飲、鄭二夫婦預焉、鄭妻素与王和尚通、人多知之、酒酣醉、鄭妻偶墮筯于地、張妻戲曰、定有好事、鄭妻笑問故、張妻曰、別無好事、只是一個光頭子、一坐譁然、

好個光頭子

如此和尚方是
高僧

李煜真有醜
藉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